

欽定舊唐書

卷百九
十一
九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方伎

崔善爲

薛頤

甄權

弟立言

宋俠

許胤宗

乙弗弘禮

袁天綱

孫思邈

明崇儼

張憬藏

李嗣真

張文仲

李虔

縱韋慈藏附

尚獻甫

裴知古附

孟詵

嚴善思

金梁鳳

張果

葉法善

僧玄奘

神秀

慧能普寂義福附

一行

泓師附

桑道茂

夫術數占相之法出于陰陽家流自劉向演鴻範之言
京房傳焦贛之法莫不望氣視祲縣知災異之來運策
揲著預定吉凶之會固已詳於魯史載彼周官其弊者
肆業非精順非行僞而庸人不脩德義妄冀遭逢如魏
豹之納薄姬孫皓之邀青蓋王莽隨式而移坐劉歆聞
讖而改名近者綦連耀之構異端蘇玄明之犯宮禁皆
因占候輔此姦兇聖王禁星緯之書良有以也國史載
袁天綱前知武后恐匪格言而李淳風刪方伎書備言
其要舊本錄崔善爲已下此深於其術者兼桑門道士
方伎等並附此篇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也祖顥後魏員外散騎侍郎父權會齊丞相府叅軍事善爲好學兼善天文筭曆明達時務弱冠州舉授文林郎屬隋文帝營仁壽宮善爲領丁匠五百人右僕射楊素爲總監巡至善爲之所索簿點人善爲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無差失素大驚自是有四方疑獄多使善爲推按無不妙盡其理仁壽中稍遷樓煩郡司戶書佐高祖時爲太守甚禮遇之善爲以隋政傾頽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義旗建引爲大將軍府司戶叅軍封清河縣公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偃嘲之曰

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爵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
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姦吏歌
斜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斯事
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時傅仁均所撰戊寅元曆議者
紛然多有同異李淳風又駁其短十有八條高祖令善
爲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駁正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朝
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寬鄉善爲上表稱畿內之地是
謂戶殷丁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
虛近實遠非經通之議其事乃止後歷大理司農二卿
名爲稱職坐與少卿不協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

書

薛頤滑州人也大業中爲道士解天文律曆尤曉雜占
煬帝引入內道場亟令章醮武德初追直秦府頤嘗密
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秦王乃
奏授太史丞累遷太史令貞觀中太宗將封禪泰山有
彗星見頤因言考諸立象恐未可東封會褚遂良亦言
其事於是乃止頤後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
於九巖山拜頤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勅於觀中建
一清臺候立象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聞奏前後
所奏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後數歲卒

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
旨趣隋開皇初爲祕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
庫狄欽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
弓箭向垛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卽射權
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
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
其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弟立言武德
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
言視之旣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
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

年立言診脉曰其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宋俠者洺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正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錄十卷行於代

許盾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爲新蔡王外兵叅軍時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盾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卽差乃

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烟霧其夜便得
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
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
諸醫無能療者肅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
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肅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
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
是別脉脉旣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
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旣純病卽立愈今人不
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
兎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

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旣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已弘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德煬帝卽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荅帝迫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

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自是帝嘗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之大鼎次至弘禮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君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已下當爲方嶽之任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術隋大業中爲資官令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業元

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糾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初爲武職復謂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卽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爲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嶺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曰袁公洛邑之言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

入京共造天綱天綱謂杜公曰卽當得三品要職年壽
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官兼有年壽然
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
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御史大
夫太常卿貶象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竇軌客
遊德陽嘗問天綱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
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臺僕
射引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
之言然目氣赤脉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爲將軍恐
多殺人願深自誠慎武德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

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右畔
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
州都督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唯夫
人骨法必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
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
女亦大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
綱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看於是步
於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頸貴
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女實不可窺測
後當爲天下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

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
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骨猶未大成若得三
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
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
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
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
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
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
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
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

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四月而卒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難爲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乃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卽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美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

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爲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